

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

复仇者

下

西藏人民出版社

金康深谷絕學作品集

復仇者

全下

西藏人民出版社

第十一章

突来老婆婆 心中感疑惑

翌日，落了几日的大雪，居然完全停止了，但是天气却愈加寒冷。

这时钱木儿及小猴儿都备好了马，桑羽青还不见白婵出现，虽然焦急，却也无可奈何。

暗忖道：“反正她会知道的，前途必会相见。”

桑羽青这么想着，心中安定了许多。

这时小猴儿已经带好了马，三人上了马后，钱木儿一笑，说道：“趁着没下雪，我们可以赶个百十里路呢！”

桑羽青道：“令师呢？”

钱木儿道：“他于昨天能动身了。”

一行三人，乖马离开了“乐江寺”，很多个和尚都在门前送行，钱木儿一一作别！

出了庙门之后，展然有数百人送行，他们拥着钱木儿，好似活佛一般。

桑羽青心中忖道：“这些人如此的爱戴他，真善真恶现在不得而知呢！”

想到这里，钱木儿已经突出了重围，来到桑羽青身旁，他笑着说道：“每次看见他们这情形，我都不忍离开，可是到处均有贫民，我总不能老呆在一处。”

桑羽青微笑道：“你是慈悲心肠，我们怎么走？”

钱木儿道：“往东南。”

桑羽青一抖缰绳，胯下骏马，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如飞而去。

三人下马后，首先查看马蹄，原来冰雪最是伤马，虽然他们都加了保护物，但是马蹄都有些红肿，要再超下去马蹄就要破了。

好在他们都是久走江湖之人，备有最好的药规，交给小二为马洗足。

这家小店门窗关得紧紧的，店内有不少歇脚的客人，闹轰轰的围了一圈，并且充满了一股酒菜的香气。

桑羽青等三人就坐之后，点了个火锅，另叫了些酒菜，吃喝起来。

由于天寒的关系，桑羽青也喝了不少酒，正在闲谈之际，听得一阵马蹄之声。

抬头着时，原来是白婵，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劲装，肩披红色翻毛斗篷，双颊冻的徘红，明目闪闪，看来真的是冷艳绝伦。

桑羽青心中一害，却见白婵把目光避开，当下忖道：“想是她不愿使钱木儿发现我们认识。”

想着便向小猴儿使了个眼色，小猴儿低头吃菜，装着不识。

白婵推门进来，引得贸有的人望着她，桑羽青却发觉钱木儿面色一变，双目之中有一种极度的诧异之色。

由他的目光看来，这种目光不可能是一个陌生人所应有的。

桑羽青心中一动，忖道：“莫非他们认识？这是绝不可能的……等到再着钱木儿时，他已经回复了正常，这时白婵叫小二包了一大包卤菜，付钱之后，出门上马而去。

桑羽青看见他所买的食物，均是这家小店的拿手菜，不禁忖

道：“如此看来，白婵定然常走这条路……”

正在想着，便听钱木儿笑道：“桑兄在想什么？”

桑羽青一笑道：“方才那个姑娘长得好标致，我跑了这么多地方，还没有看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呢！”

钱木儿笑道：“我倒没有注意到。”

他嘴上如此说，但是脸色很不自然，桑羽青心中疑惑更深，忖道：“见了白姑娘之后，钱木儿的神态怎么变了？”

桑羽青想着便说道：“我要方便一下去。”

他说着摧杯面起，叫过了一个伙计，问道：“小二哥，何处可以方便？”

小二道：“客人，我带你去！”

他们由一扇活门肉内走，到了便所，桑羽青故作，闲谈道：“小哥，新才那个姑娘好美，以前来过没有？”

小二笑道：“白姑娘呀？熟得狠青她时常走这条路，因为我们这儿卤菜作得好；所以她每次都来买。”

桑羽青点点头，说道：“每次都是她一个人来么？”

二似乎形奇怪的说道：“咦……与你同桌那个穿蓝衣服的好像跟她一起来过一次，是去年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奇怪，他们刚才见了面怎么不说话？”

桑羽青闻言大吃一惊，忖道：“啊！有这等事？”

但是表面平静的说道：“不会鲍，我那个朋友最怕女人，是个信佛的。”

小二笑着道：“难怪，大概是我记错了，”

桑羽青道：“好了，刚才离同的话不要告诉别人。”

说着摸了一块碎银给他，小二连连称谢道：“小爷，要不要我打听她住在哪里呢？”

原来他将桑羽青当成寻花问柳之人，桑羽青笑道：“不必！知道她姓白就成了。”

小二这才离去，这一刹那，桑羽青简直惊疑已极，他几乎不敢相核，但是这店小二是不可能说谎的呀！

这时小猴儿等也完用了饭，钱木儿笑溢：“我们继续赶路还是再休息一下？”

桑羽青道：“不必休息，趁着没有下雪多赶点路。”

钱木儿上马之后，说道：“这种天气不好赶夜路，三个时辰以后，前面有落脚之处，我们在那里过夜。

桑羽青道：“一切由你。”

这三匹骏马，冒着凛冽的寒风，飞驰而去。

这时桑羽青心中被小二的话弄得六神无主，想不出个道理来。

他忖道：“除非是他骗我，否则想不出别的道理来……”

但是白婵为什么要骗他呢？这又是一个不可解释的问题。

这一切突然发生的事，几乎把桑羽青弄糊涂了，但是他已经意识到，白婵必然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

他忖道：“莫非她要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这时钱木儿突然问道：“桑兄，你有什么事么？”

桑羽青一笑道：“是的，我满腹心事。”

钱木儿接口道：“若是有心事，还是我说出来的好，闷在心中于事无补，说出来我或许可以帮帮你忙。”

桑羽青望了钱木儿一眼，微笑道：“不错，你是可以帮我的忙，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告诉你的时候。

桑羽青侧目打量钱木儿，见他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身躯健壮，圆圆的脸，两个太阳穴高高隆起，一双深邃的眼睛，不时的

射出寒光。

他心中不禁忖道：“江湖传闻果然不错，看来这钱木儿的武功，或许还在叶剑瀛之上呢！”

大雪停了以后，池上的浮着都渐渐冻了起来，马蹄踏在上面，发出了“噗！噗！”的声响。

钱木儿笑道：“西北现在恐怕更是寒冷了，我们应该春天再去才好。”

桑羽青摇头道：“不妨！要见高人，哪会有这么容易。

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这条主要的驼道，驰上了一条小路，一阵急奔下来，越是人烟稀少，难得看见一两个行人了。

当然，他不相信钱木儿会这么轻易的带他去见东凡和尚所以他决定在今天里，设法由钱木儿的口中，探得东凡和尚确实的下落。

两三个人辰过去，由于天短之故，已然有了一层暮色，钱木儿回头笑道：“此处百里之内皆无旅店，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庙，我们今夜只好在那里过夜了。”

桑羽青点头道：“一切由你。”

这时地势渐高，那三匹骏马虽然都是神种，但是由于天气太寒，浮雪又硬，跑了这几日都显得有些乏力。

小猴儿叫道：“师兄，我看这些马儿不再体息恐怕跑不出百里就跑不动了。”

桑羽青还未答话，钱木儿已然说道：“就快到了。”

他们翻过了小坡，果见对面坡下，有一间破落的庙宇，为白寻覆盖，露出了一角红墙。

钱木儿遥遥指着，说道：“就是这座庙。”

三匹快马扬蹄而下，不一刻的功夫，已然来到近前，一齐勒

马。

桑羽青那匹骏马，发出了一阵长嘶，停了下来，口中“嘶！嘶！吐着热气。

钱木儿已然下了马，笑道：“这阎小庙多年无人居住，已经破落了。”

桑羽青略一打量，见这阎小庙果是残垣破瓦，一片荒凉。

两扇朱漆的大门，紧紧的切着，门环也锈了，冰雪冻成了一片。

钱木儿用力摧了摧，说道：“里面还锁着呢！”

话方说完，小猴儿已然道：“我去开门！”

只见他身如寒鹰一般由马鞍上飞起，身子在空中一个盘旋，已然进入了庙中。

钱木儿赞叹的说道：“这位小兄好使的功夫！”

桑羽青笑道：“比起居士你来，可还差些呢！”

钱木儿赶紧道：“哪里！哪里……”

说到这里，使听得一声巨响，小猴儿已把冰雪所冻的两扇大门拉了开来，一只生锈的大锁，已然被他折断。

桑羽青及钱木儿一同拉了马进去。

在正殿之前，有一块掉了漆的横园，依稀可以看出“伴月庵”三个字。

桑羽青笑道：“幸亏破落了，这原来是个尼姑庵呢！”

钱木儿也笑道：“噫！我来往了这么多趟，第一次来此休息，部不料是个尼姑魔。”

说着他们已把马拉到了檐下，桑羽青对小猴儿道：“你到后院去找找有无马料，我与钱兄看看房子。”

小猴儿答应着，拉了三匹马向后面转去。

桑羽青及钱木儿把整个的院落察看了一遍，最然已经废弃多时，钱木儿还不住的說道：“我明年一定要把此庵重修起来，佛门善地，沦落了实在可惜。”

桑羽青看见他谈吐举止，无不发现他有着慈悲的心肠，不禁被他弄得有些糊涂了，忖道：“若是钱木儿真个是行善之人，他这一条命可以逃过了。”

所有的禅房都破招脏烂，二人打扫出一个较好的，由于没有铺盖，钱木儿忙着拣着柴烧炕。

他笑着说道：“不怕桑兄见笑，我这个人就是怕冷。”

桑羽青微笑不语，心少时逼：“习武之人，焉有怕冷的，钱木儿，伤把我当成孩子了。”

才想到这里，小猴儿已经进得房来，说道：“师哥！我都安置好了……”

说到这里，被室中的火烟蒸得咳嗽起来，原来那炕太旧了，有不少空隙，此烟便从那些空隔中钻了出来。

桑羽青也有些受不了，钱木儿道：“两位先请出去吧，等我把炕补好再过之……”

小猴儿皱眉道：“妈的！这些姑子好厉害，炕都睡垮了！”桑羽青叱道：“不许胡说！”

说着同小猴儿出得房来，二人在长廊之下，寒风如刃，虽然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武功造诣，也不禁觉得有些寒冷。

小猴儿缩着脖子道：“师哥，你看钱木儿是什么用意？”

桑羽青剑眉微锁，摇头不语，小猴儿放低了声音，又说道：“我看准是他与东凡和尚定了计，要把我们骗去，师哥，你可不要大意！”

桑羽青冷笑道：“若真是如此，倒是合了我的心意，就怕他不

是领我去见东凡，那可是白花精神了。”

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非常低，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桑羽青又走出了很远。

小猴儿跟在身后说道：“若是他骗我们，为什么又把东凡和尚的消息告诉我们？至少他先说破了他自己的身份。”

桑羽青笑道：“看你平日聪明，怎么糊涂起来了？钱木儿知道我复仇心切，只要抬出东凡和尚来，无论到哪里我都会跟去的。”

小猴儿思忖着道：“难道他以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想在半路上把我们干掉？”

桑羽青点头道：“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现在还有很多疑问，我要慢慢的查出来，反正只要盯住钱木儿，不论他神通广大，也会把东凡和尚查出来。”

他本想把白婵的事告诉小猴儿，可是为了慎重起见，话到口边，又忍了下来。

小猴儿道：“白姑娘恐怕也追到了附近”说不定今天夜里就会与你联络呢！

桑羽青冷冷的道：“随她吧！”

才说到这里，钱木儿已然推开了门，遥遥说道：“好了！现在没烟了，我烧开了水，咱们可以用饭了。”

桑羽青笑一说道：“有劳！有劳！”

他们一同进了房，炕上已经被钱木儿用石头补好，室中很是温暖，另有一只小铁锅，已然烧好了一锅开水。

桑羽青等拿出了干粮，匆匆吃过，钱木儿和桑羽青便坐在热炕上睡着了，室中已是一片昏暗，钱木儿寻出一只破油灯点上，然后又取了一件衣服为小猴儿盖上。

桑羽青看在掌中，忖道：“若是自表面看来。钱木儿倒真是个好朋友呢！”

两个人低声谈着话，桑羽青慢慢的把话题转到了钱木儿的身上。

钱木儿笑道：“唔——我可是太忙了，修路补桥，施米。

他故意叹息着说道：“唉！你我浪迹江湖，虽然交游满天下，实则知己无二三，能够与钱兄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呢。”

钱木儿笑道：“我与桑兄正有同感，早日忙碌倒无空，一等空闲下来的时候，真是找个说话的朋友都没呢！”

桑羽青笑道：“如此说来，我们真是相见恨晚了。”

他们说着，同时笑了起来，钱木儿接道：“桑兄若是没有什么别的事，不知是否可以与我一同行善乡里，为这些苦难的人造些福？”

桑羽青笑道：“我也正有此意，准备把自身的事情料理一下，然后随钱兄作事呢！”

钱木儿好像非常兴奋，紧紧的拉住了桑羽青的手，笑着说道：“那真是太好了，若有桑兄与我在一起，真是佛祖的慈悲。”

桑羽青趁机把话题带过，说道：“钱兄平日都忙些什么呢！”

施诊，足迹已然跑遍全国，如今年底才忙完，趁着这个时间赶回去团圆呢。”

桑羽青道：“啊？如此说来，你的家是住在西北了。”

钱木儿点头道：“我是生长在那里，可是家人均已病故，且喜遇见佛门高僧将我渡化，由那时开始，我就立志行善于天下。”

桑羽青闻言心中甚喜，惦道：“至少还知道他在西北学的艺，那么那个东凡和尚……”

这时钱木儿接口又道：“也许是我与佛门有缘，国内的大小

庙宇,我没有一处不曾去过。”

桑羽青道:“了不起,全国许多庙宇,你最喜欢何处?”

钱木儿笑道:“说来也真是可笑,不过总有念旧之情。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兰州的“上没寺”。”

桑羽青惊喜交集,但他难静着,忖道:“如此看来,东凡和尚是在甘肃了。”

他为了确实起见,便道:“看来你在佛门中已经呆了不少年了?”

钱木儿笑道:“一十五年。”

这四个字,如同一把利刃般,刺入了桑羽青的心中,他默默的想道:“一十五年!正是我忍辱偷生的这段时间啊!”

东凡和尚,原来你在得了我家传“屋月剑谱”之后,便转到甘肃去了。”

钱木儿好像谈得高兴,丝毫没有注意到桑羽青反应,他继续说道:“那时我才七岁,家人均已故去,幸亏遇见了东……,幸亏遇见了几位高僧,将我渡化,从此便与佛门结了一段善缘。”

他这么一改口,桑羽青更是有了把握,笑着说道:“如此看来,天下事都是前订啊他们笑谈了一阵,夜已经深了,小猴儿睡鼾声大作,钱木儿笑道:“我们也睡吧!”

于是熄灯睡下,不一刻的功夫,钱木儿也是沉入梦乡。

只有桑羽青难以入睡,他听着怒吼的北风,心中之事,起伏不定。

由方才与钱木儿谈话的结果,证实了东凡和尚在十五年前,便迁到了甘肃。

桑羽青怔道:“难怪我走遍江南都访不着他,原来他搬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他正在沉思之际，突然房外似有轻微的弹指之声，桑羽青心中一动，忖道：“会是什么人？”

他轻轻的爬起，套上了鞍，把宝剑背好，拉开了一扇门，闪身而出。

桑羽青方出房门，便见一条黑影，在对面房顶上一闪而逝，身法奇快。

桑羽青眉头一皱，忖道：“看来又是叶剑瀛，此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真个叫人莫解。”

桑羽青想着，身形一晃，如同一阵清风也似，飞上了屋顶，真是个轻快已极。

桑羽青足踏着房顶上的坚冰，望见那条黑影在七八丈外，向自己招手。

由于天色昏暗，看上清楚，只见那人穿了一身劲装，招手后，回身如飞而去。

桑羽青一言不发，身形一拨，如同一只巨鹰，扑出了七八丈远，追了过去。

他们先后翻出了院墙，那人在墙根停下，桑羽青追上后才看清原来是白婵。

桑羽青很是诧异，说道：“原来是你，你怎么不穿白衣服了？”

白婵声道：“钱木儿可在房中？”

桑羽青诧异道：“在呀！怎么？”

白婵笑道：“没什么！我是怕他逃脱了。”

桑羽青一笑，未曾追问下去，白婵又道：“白天他与你们在一起，我不得联络，只有这个时间抽空来。”

桑羽青问道：“姑娘这么晚来找我，莫非有什么事么？”

白婵道：“我想我若是老露面，恐怕会引起他疑心，所以想来

打听一下，他有没有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

桑羽青心中一动，说道：“他只说要到西北去，什么地方并没有说。”

白婵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下道：“白天我在酒店露面之后他有说什么？”

桑羽青笑道：“他只夸姑娘漂亮，别的没有什么。”

白婵道：“那就好，我可以暗中注意，是否还有人与他联络。”

桑羽青心中好笑，付道：“你还当我不知道呢！”

她想着便道：“西北地方我从未去过，这沿途的地势也不清楚，这条路姑娘可走过？”

白婵摇头道：“我与你一样，是在江南长大，这条路还是第一次走，我只有跟着你们。”

桑羽青心中付道：“店小二分明说，她时常走这条路，如今她果然在骗我，看来确是钱木儿一路的人了。”

想到这里，桑羽青心中不禁非常沉痛，因为白婵是他所挚爱的人。

这时白婵又道：“我今天在路上，又发现了好几行踪不明的人，也奔了这条路，你与钱木儿在一起，可要当心，不要中了他的诡计。”

桑羽青也不知道她说的真假，闻言笑道：“多谢姑娘关心，我不要紧，倒是姑娘单身一人，处处要小心才好。”

桑羽青语气很诚恳，充满了关爱之馈，白婵仰起了头，目光射在了他的脸上，低声道：“谢谢你，我会留意的。”

当桑羽青明亮的眸子与她接触时，她不禁低下了头，显得有些不自然。

借着雪光的反映，桑羽青见他明目眩齿，秀美已极，不禁轻

声叹了一口气，忖道：“可惜她不是正路人……”

白婵抬起了头，问道：“你为什么叹气？”

桑羽青苦笑道：“我想到姑娘只身流浪江湖，与我的遭遇一般，不禁是同病相怜之感。”

白婵张口欲语，但是并未说话，这一刹那，她的表情似是复杂。

桑羽青由她的眸子中，看出了她对自己的爱慕之情，同时她脸上也有有一种掩露住的愧色。

他不禁在心头叹了一口气，忖道：“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奉命与钱木儿共同对付我的，这也是天命，怪不得了。”

白婵轻声问道：“你又在想什么？”

桑羽青笑道：“什么也没想，或许是姑娘长得太美，竟把我看迷了。”

白婵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脸上也接上了几丝少女特有矜持，看来特别诱人。

桑羽青不禁心神一荡，他有一种潜在的持动，几乎忍不住要去握她的手。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把那股突来的欲火，深深的埋在心里。

这一刹那，他们都静止着，白婵似乎在等待着桑羽青对她有什么举动，但是她失望得很，面前这个英俊健壮的年轻人，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

寒风吹下了枝头的积雪，他们才惊醒过来，桑羽青笑道：“你看！我们怎么都发呆了？”

白婵接口道：“是你先发呆的。”

这时，寺庙之中传来一两声轻微的马嘶之声，桑羽青不禁一惊，说道：“啊！庙里可能有事，我要去看看。”

白婵说道：“或许是天寒，马太冷了吧。”

桑羽青摇头道：“我的马不会无故叫的。”

白婵点头道：“好吧！我们再联络，我会找你的。”

桑羽青点点头，轻身而夫，他很快的赶回了庙中，直扑后院。

在草厩之下，只剩下两四马，桑羽青心中一惊，忖道：“啊！莫非钱木儿跑了！”

他走近一看，发现失踪的却是小猴儿的马，心中不禁大为奇怪，忖道：“这两匹马除了我与小猴儿外，谁也骑不走的，难道是小猴儿走了？”

想到这里，桑羽青便要向卧室奔去，但是一个低沉的声音，由黑暗中传了过来，说道：“什么人敢在此乱闯，”

桑羽青一惊，身子一转，已然扑了过来，口中喝道：“海天一鸥在此。”

他右掌击出，一股急劲的掌力，向发声之处劈了过去。

声势甚是惊人。

那隐伏着的人，似知桑羽青的掌力厉害，所以就在桑羽青才发掌时，他已然“刷！”的一声，向左方逃走，速度很快疾。

桑羽青一声冷笑道：“退得了么？”

只见他身如夜鹰，凌空投超了一丈多窝，疾如狂风腰肉那人扑了过去。

那人见桑羽青身法如此快速，似乎大吃一惊，没命的狂奔。

桑羽青哪里容他逃走，一连两个起落，已然到了他背后，右掌一伸抓了下来，口中围道：“朋友！留下来谈谈，”

那夜行人知道逃不过，他猛然向右滑出了半步，身子拧了过去，双掌齐出，以“推窗望月”的招式，向桑羽青的小腹击来。

桑羽羽一声轻笑，身子已然转开，说道：“你差得逐了！”

他一拂下，正点在了那人的“肩井穴”，只断他“啊唷！”一声，翻说在雪地里。

桑羽青冷笑道：“这般能耐居然敢来犯事？”

说着弯腰要把他提起来，身旁却听一阵急风，一人喝道：“打！”

桑羽青在他“打”字还未说完时，身子已然飘开了去，他足尚未着地，大袖一摆，一阵狂风雪般转了过去。

发暗器之人，料不到桑羽青这么高身手，不禁大吃凉，他一扬手，大篷银光迎面而来，向桑羽青全身射到。”一桑羽青一声冷笑道：“破铜烂铁也想伤人？”

只见他袍袖一翻，那大缝睹器如同遇见一股极强的劲风，全被扫了回去。

夜行人大惊，叫道：“师哥快来！”

他二指如电，向夜行人的背心点去，夜行人拼命闪躲，抢出了好几步，几乎摔倒在雪地中。

桑羽青赶上一步，一把抓了起来，那人惊痛交集，大声叫道：“师哥快……”

他叫着，手脚乱舞，向桑羽青身上乱踢乱打，桑羽青不禁心头火起，喝道：“去罢！”

随着这声大喝，扬手之下，把他甩出了一丈多高，落向浮雪之中。

那人吓得魂飞天外，口中怪叫不已，落下之时，还能以“春农施耕”的身法落地，但是当他足尖着地之时，身子却猛然一歪，摔倒在雪地中，立时昏了过去。

这不过只是一刹那的时间，桑羽青已然连取二人，四下部无动静，桑羽青朗声说道：“还有什么人？”